

林幻游2

Romantic Feelings By 钟曼沁 作品  
Campus Beauty

# 瑶族校花的 浪漫情缘

搜狐、北大BBS、清华BBS超人气首部校园新行为小说  
言情新天后、北大校花**钟曼沁**最值得期待的华语畅销经典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Romantic Feelings By 钟昊沁 ◯ 作品  
Campus Beauty

# 瑶族校花的 浪漫情缘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瑶族校花的浪漫情缘/钟昊沁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 
2006.8

ISBN 7-5613-3659-4

I.瑶... II.钟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96915 号

图书代号:SK6N0906

责任编辑: 周 宏

封面设计: 门乃婷

版式设计: 祝志霞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)

邮 编: 710062

印 刷: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3.25

字 数: 204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613-3659-4/I·408

定 价: 21.80 元

注: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



## 目 录

- Chapter 1 开至荼蘼 1
- Chapter 2 戏梦人生 7
- Chapter 3 清风已逝,杨柳依依 19
- Chapter 4 霜催青枫老,谁人不知秋 34
- Chapter 5 八月裂帛 47
- Chapter 6 爱是单行线 56
- Chapter 7 假作真时真亦假 85
- Chapter 8 围城 111
- Chapter 9 我们不是天使 126
- Chapter 10 执子之手 135
- Chapter 11 风往何处飘 146
- Chapter 12 生活 157
- Chapter 13 明天的明天 175
- Chapter 14 帘卷风过 197



# 开至荼蘼

## Chapter 1

Mail。

居然是 Albert? 我已记不清多久没有他的消息了。“居然”，这一个简单的词语在不经意间给我暗示，他，仿佛已然是一段过往的传说，如同一本老旧的书，在冬日的阳光下，皱了边。

可是，在拂去了表面尘埃之后，却依然存着期待，仿佛是期待天边传来的梵音，他的信息，依然是一个充满着诱惑的深谷，让我不自觉地，被它吸引，走近了谷边，然后又深深迷醉在其变幻多姿的情绪里，浮浮沉沉地，就跌入了深谷。

点开了他的信。

铺垫，铺垫之后还是铺垫，然后，我看到关键的一行：Annie，我有女朋友了。

终于等到了尘埃落定的一刻。

眼泪还是无声地泻满双颊，虽然过去共同走过的日子并不是很快乐，但那些岁月因为有了你而充实美丽。

虽然我已经和你说了再见，和别人牵手走在北京的街头，但是，在我的内心最深处，却只有你，才是我不变的牵挂。

耳畔，刘若英舒缓的吟唱“栀子花，白花瓣，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，爱你，我轻声说，我低下头，闻到一阵芬芳……”纵然是错，也需是美丽的，纵然跌落，也要有绚烂的丰美。回首，只看到那个仲夏夜，却惊觉，错，居然也是心不甘。未曾见到烛光燃起，也未曾聆听你的心声低语。

其实心中洞彻澄明，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，然而，泪，却止不住的，

*Romantic Tragedy: My Memories, Brandy*





只是往下掉。

我不想回信，我只是选择——删除。

QQ，开了。然而，闪动的头像最终都被我掠过了。我望着眼前的屏幕，望着屏幕之上的镜子里，一张流泪的脸。你连哭泣起来，都是那么压抑。我轻轻对自己说。我合上了计算机，关上了门。

无意识的我，游荡在北大的校园。

我看到那三月的天，天都将它写错。

高空中飘摇的，依旧是暧昧不清的眼，灰茫茫弥漫着，是北方的春，暗淡的笑脸。

雪，细碎的，一如尘埃，落在未名湖。湖，喧闹了一冬，而今，沉寂了，只剩下被冰刀和滑轮划破了的脸，仿佛在弹指间老却的红颜。而未名湖边的柳，在风中颤抖，仿佛想抖落忍受了一冬的无奈，居然也是有些绿意的。

伴着博雅塔而眠，是凋零的冬，未醒的春。或者还有我，失神的眼。

蓦然转身，有一辆白色的车，不知是什么时间，停在我身边。

窗缓缓地摇下，白色的西服浅色的领带，一双眼，在不算太薄的镜片后面冲着我微笑，我偏头望着他，是问路？他指指旁边的座位，笑吟吟。

我有些茫然的摇头，我说，我不打车。

没有人会用这样的车跑出租。

小姐。

车里的空调有一点暖，直扑我的脸，他的笑，是灿烂的暖，他说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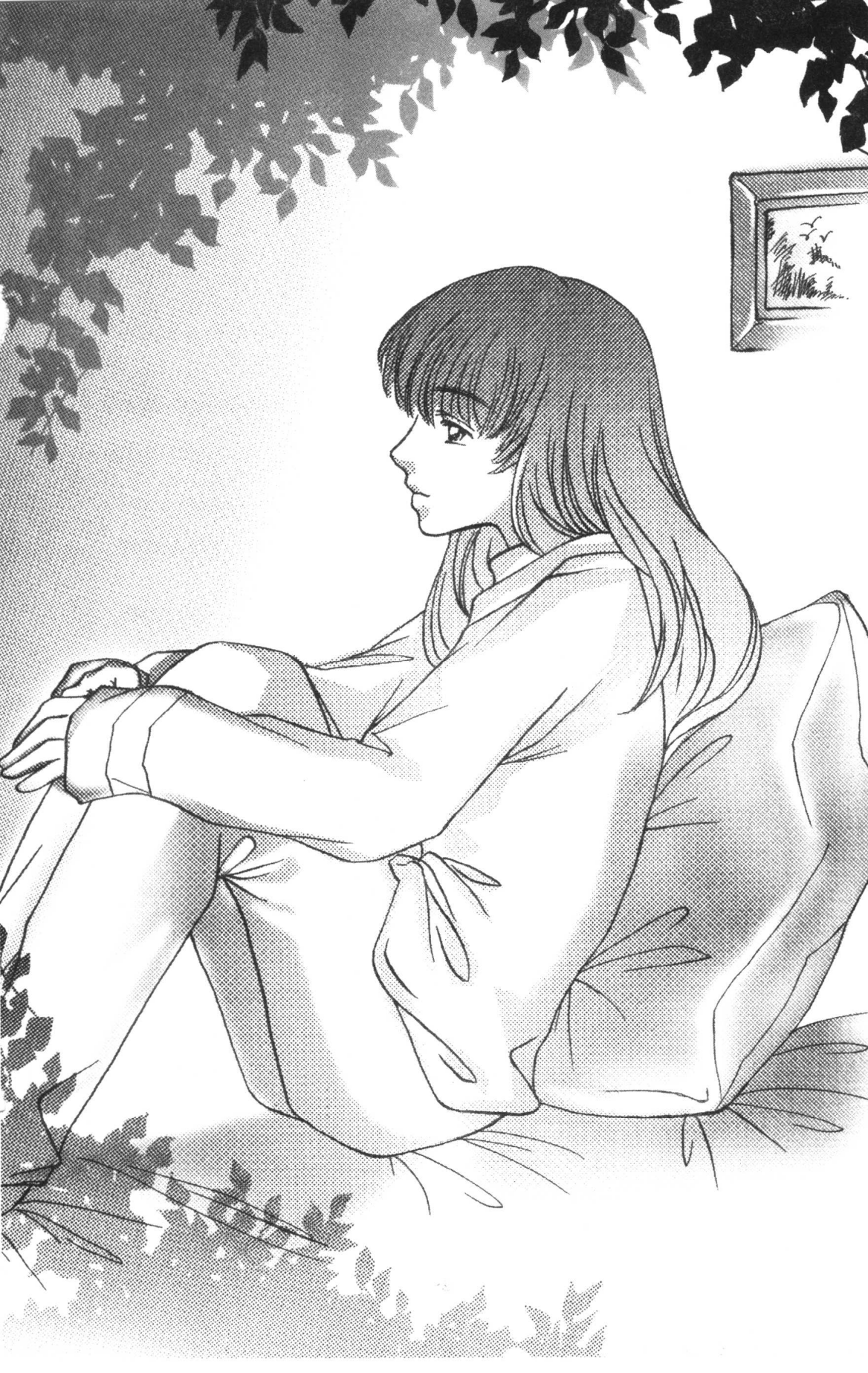
Would you like a cup of coffee?

How about the Straw Buck near the Modern Plaza?

我依旧摇头，我说，Sorry。

他的车也开始走，缓缓的，依然在我身旁，他递给我名片，问我，你什么时候有空。

我接过名片，微笑的，说，没空。然后我走上生物楼后的小路，将他排斥在视线之外，扫一眼名片，头衔有一长串，我把它放进口袋，继续往前。这样的天，一切都很无聊，这样的游戏，我向来习惯拒绝。尤其是在这样的天。







Mobile(手机)响起来,我擦干了泪,有一种难得的平静,我对他说,Hello。

“Annie,我是James。”

“原来是你。”

我淡淡的,仿佛带了责怪的语气,居然有一些憎恶的,仿佛是因为他,才有了繁杂的心绪,无端的,我只是迁怒。

“Annie,我有事情想跟你说。”James在电话的那端,犹豫着,斟酌着,他的声音,仿佛有无尽的矛盾和混乱。

我觉得有些不耐烦,我不知道他想做什么,我问:“怎么了?”

他在那端长长的叹一口气,他说:“Annie,我们分手吧?”

我霎时间睁大了眼,有些怀疑这个言语的真实性,我一直那么的自信,因为他曾经说过,在他的眼中,我完美一如初放的莲。

是的,唯有在他的面前,我任性自在,不掩饰些微的沾衣飞尘。也唯有他如长河落日般的宽厚,方能包容我无穷无尽的淡漠。然而,他却通过电话那端说,分手?那经常是我在赌气时要挟的字眼,然而,现在,他竟然对我说,分手?

今天究竟是什么时节?我茫然的看着周围的一切。他,说,分手?

“Annie,真的。我想得很明白了。真的,你终究没有爱过我。我以为我可以让你爱上我的。但是,现在,我不想勉强了。”James说的一字一句,仿佛都在挣扎。

我说:“好。”我从来不勉强人,我也从来未曾要求过他什么,只是,以往是因为他自然地能够做好,而今,是因为,不想让他再受煎熬。

黯然一片。

小时候深爱的故事里,天空在哭过之后,会羞涩地展颜,现出满天绚烂的虹。而今,在北京的天空下,我擦干泪水后,看到天,依然是冷漠。

无奈,只能是回宿舍。

打开笔记本,有James的信。网络的时代,是那样的快捷。

你还想说什么呢?是的,是分手,那必然是要好好数落我的不是。从头到尾地,不留余地。于是,我冷笑。

“Annie,对不起。”

又何必说对不起?来去都是一段尘缘,缘起缘灭,是不变的风景。一声对不起,让我觉得仿佛是一个弃女?其实我不是。我想。

“很抱歉,我开了你的信箱,看了你所有的信件。因为,我实在太想了解你。而你,却总是在逃避中固执地不让我看你的心事。”

原来是这样,我的心跳动出眩晕的漩涡,但是也无怨,你一直渴望着澄明相对,而我只是将一切埋葬荒漠,我的不快乐,是你未解的谜。而你,大概终究还是知道了我哀伤的起源和结局,于是你要走。

三月的彤云将桃李染就,冬日的华美却只能来自飞雪的飘零。然而现在,雪未来,你已走。其实我一直都不曾留意,你一直挣扎在怎样的犹豫中,大约你也是沉吟许久,才有了这样的决定。

寄给我开至荼蘼,我已经深知,花事已了。瓶中还有你送的玫瑰,九朵,是天长地久的承诺。但,艳美夺人的花朵已干枯死去,紫黑色地干硬了,如干竭的血块,是死去的凝固和叹息。美的东西原本是最经不起衰老的,一但老去也是最让人目不忍睹的;越是璀璨的开始,也就会如流星般消失得越快,仿佛是你的心,我想起雕塑的那个夜晚,你的笑,纯清而宽厚。

或许,从故事的开始,我就应该知道结局,但是,我仍然期待着,能够爱上你,用最真的心修改我心灵越飘越远的轨迹。

但是,我确实无能为力。而你,也无能为力。

我,只是期待,在多年以后,偶尔不经意地想起我时,希望出现在你脑海中的,是我微笑的样子。

我于是微笑着,继续往下看。

“在我们两个人之间,我始终是很执著的。从一开始,我甚至都没有动摇过。因为一旦我爱上了一个女孩儿,我就要和她相爱一生。可是你的态度,你模棱两可的态度让我很失望,也很灰心。因为我知道,只凭我的努力是无济于事的,所以我渐渐变得没有了自信。我不知道这样下去会有什么结果,我很彷徨……”

原来是这样呀。原来不幸福的,本不是我,而是你。

“Annie,请原谅我,不想见到你最后的一面。因为,我实在怕看到你我就说不出我想说的一切。”

我微笑着,眼前太模糊。

我躺下去,脑海里是钟晓阳的《哀歌》。





瑶族校花的  
浪漫情缘

“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之中，原是为了陪我走一段路，看着我成长。你离我而去，也是为了成全我，让我独自承担自己的生命，体现我在你身上所领悟的一切。”

我无怨。

我抱着双腿坐了起来。混沌初开的姿势，让我有最温馨的感觉。

我想，在北大，我已经过了一年半，十字头的年纪，就快走到尽头，而我，居然仿佛也积累了回忆一把。不知道时间是否可以倒流？可不可以让我重来？

# 戏梦人生

## Chapter 2

那是 18 岁的最后一天。

那一天，不由自主地，拨着那个原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记的电话号码，只是，拿起了电话，却绝望地发现，它会在第一时间跳出来，牵引我的指尖。

嘟嘟的微响，是激越的鼓点。如果声音也是有颜色的，它是一种迷乱的斑斓，如果声音也是有意象的，我看到一个女子，白衣白裙，在黑的夜里，赤足奔跑。

鼓点，停了下来。

遥远的那端，有着遥远而熟悉的声音，那个声音说：“哪位？”

有一点懒洋洋的，带一点童音的稚嫩，有些傲慢有些天真也有些冷，他在那端问我：“哪位？”

仿佛舞台上，激烈的飞旋后的一个造型，定定的，我没了语言。我惶惶的按下电话，我看到那白衣白裙的女子，开始在夜里，凄美的，笑。撒下一地的月光。

我以为我可以的，我以为我是勇敢的。只是霎那间，我又开始了怯懦，或者，可以说是犹豫。那个声音，我已经习惯了在回忆中定格，可是，当它又真真切切地来到身边，我却已经不习惯。因为不习惯，所以我逃避，虽然，是我拨了那个号码。

北方的春天，暖气依然轰轰烈烈。如同窗外纷飞的雪一般轰轰烈烈。

手脚冰凉。站在暖气管前，我抱紧自己，却还是感觉冰冷。

有种熟悉的液体在眼中弥漫开来，无声无息。窗外，成排的大树像





做错事的孩子，不吭声，树隙间闪烁着点点纷飞的雪，晶莹的，一闪一闪，讥讽着同样默然呆立的我。

早应该知道一切都已经结束，我为什么，还是这样愚蠢地难以面对？我应该笑着，然后用满不在乎的口吻说：“Hi，你还记得吗？这是我18岁的最后一天。你说过，要给我一个惊喜。”

只是，只是这一切早在年少的记忆中泛了黄。淡淡的，飞散在江南四月的天。

留不住的，是时光。

点点滴滴的光阴，从眉宇间溜走。时光，是飞舞的精灵，你不在意的時候，她就这样的，悄悄溜走，却窃笑着，种下了断肠的种子，等着你来收。等到你，终于有一天，你终于开始在意时光的流转，她就这样让你肝肠寸断。

“Annie，电话。”虹蓁递给我电话，打断了我的回忆。

“冰沁？你好啊。嗯，公演？天啊，我忘了……好的。”

匆匆忙忙的，我将我的回忆甩在身后，我换了鞋子往外走，居然忘了，今天有公演！

因为喜欢一个词“戏梦人生”，所以，我喜欢话剧。我记得当我第一次站在舞台上的时候，我还不到10岁。我听导演和我说戏，仿佛站在两个世界的边缘。我喜欢那种夸张的宣泄，我喜欢追光打在身上的味道，我喜欢那重重的色彩打在脸上，让自己神采飞扬。我在舞台上肆意的哭和笑，我总是很轻易的，就把自己感动了，然后，我就想和那个世界融为一体。

只是到了中学，就很少有时间能够登上舞台，学业和爱好，当你不能够做出选择的时候，必然，会有人来帮你做出选择。

可是，越是不能，却越是想念。仿佛只有假身于舞台，才有了诗意的栖居。Drama（戏剧），仿佛是我的Paradise（乐园）。现在，我要回到我的Paradise，它现在的名字叫北大剧社。

匆匆赶到办公楼礼堂，一群人在那里忙乱，正在换服装和化妆。我看到冰沁已经换了一身天蓝色的长裙，佩着深蓝的项链和耳环，在人群中，显得光彩照人。

她正仰着头，由一个JJ给她上妆。不认识化妆的JJ，于是，我不由

自主地多看了几眼，米色的职业装，看着，是上班族。

杨柳看到我进来，匆匆的走过来，指着冰沁对我说：“等她化完了，让那个人给你化。”

我点点头，杨柳风也似的走开。

这是一个小个子的精干女生，是我们的社长，也是我们这次公演剧目《仲夏夜之梦》的导演。她一向雷厉风行，仿佛千军万马中的汗血宝马。如果不是她，这个剧目根本不可能在办公楼上演，因为，据说，在办公楼上演剧社的话剧，这些年来，还是第一次。

我很佩服她，却不大喜欢她。她太凌厉，凌厉的让人有些透不过气。

我去洗手间换了衣服，是一条粉色罩着白纱的长裙，只在霎那间，我看到我身上有了童话的意蕴。

然后，回到那里，走到冰沁身边，那个 JJ 笑着一转头，对我说：“等一下，马上就好。”嘴上说着，手却没有停。

冰沁正在上眼影，是紫色系的。她的皮肤本来就很好，但平日里，微微显得苍白些，少了些血色，但只需要淡淡的粉底，淡淡的胭脂，她的鹅蛋脸，就完美得无懈可击了。

她有着鲜明的希腊式五官，所以她就是雅典女郎赫米娅。她将要演绎一个典雅的、紫色的雅典女郎。

上完最后一笔唇彩，冰沁站起来，冲我眨眨眼，眼波流淌，对着我介绍：“雅芳公司的小姐。”

坐下来，上妆，选了粉色系。粉色的眼影和唇彩。眼线，在眼尾的部位略微的往上挑，清纯中带出些许的妩媚。最后，应该有些闪粉，带出些迷幻。化妆的 JJ 一边为我加闪粉，一边不失时机夸着我的皮肤，然后问我用不用雅芳。

挤挤嚷嚷的，第一幕的演员开始往外走。因为我只出现在第二幕，所以，我只是坐着，然后，等他们走了，才提着裙子，走到台下，仰望着高高的舞台。

我看到，忒休斯是英俊的王子。希波吕忒黑色的短裙短靴，冷艳而高贵。

然后，我看到冰沁的赫米娅，手起手落，是美丽的画。我听到海丽





娜赞叹着赫米娅：“狄米特律斯爱着你的美丽——幸福的美丽啊！你的眼睛是两颗明星，你甜蜜的声音比之小麦青青、山楂蓓蕾的时节送入牧人耳中的云雀之歌还要动听。疾病是能染人的。唉！要是美貌也能传染的话，美丽的赫米娅，我但愿染上你的美丽，我要用我的耳朵捕获你的声音，用我的眼睛捕获你的睇视，用我的舌头捕获你那柔美的旋律……啊！教给我怎样流转眼波，用怎样一种魔力操纵着狄米特律斯的心？”

这个赞美，如果是献给冰沁的，却也不奇怪。她的确美丽得耀眼，一种很鲜明的冷艳。不知道已经有多少男孩子为了她而黯然神伤。我曾听说，有一段时间，每天，她的车无论停在哪里，车筐里都会有一封信，以玫瑰为缄。当我向冰沁求证这个浪漫故事的时候，她只是微笑着说：“无聊。”

是的，我喜欢冰沁这样高挑的，冷艳的女子，我觉得知性的女子，大抵应该如此，可惜我却有了一张太幼稚的脸。

换幕，去演绎粉色的小仙女，做仙后的侍从，她在仙后出现之前，在台上，可爱地奔忙：“越过了溪谷和山陵，穿过了荆棘和丛藪；越过了围场和园庭，穿过了激流和燬火。我在各地漂游流浪，轻快得像是月亮光；我给仙后奔走服务……”

然后，她会叉着腰，歪着头，用童话中的语调说：“要是我没有把你认错，你大概便是名叫罗宾好人儿的狡猾的、淘气的精灵了。你就是一贯喜欢吓唬乡村的女郎，在人家的牛乳上揭去了乳脂，使那气喘吁吁的主妇整天也搅不出奶油来……”

剩下的，就只是簇拥的场面。我的戏，不多。我是刚刚加入社团的新人。但是，扮演这样一个可爱的小仙女，真的是一点也不难。没有太多的形体语言，也没有太多的表情，导演说，小仙女，只要演出单纯和美丽。可是你太美了！

仅仅是美丽吗？我有的是单纯去挥霍，只是，我不喜欢。我的懒洋洋让我有些漫不经心，一边说着台词，一边想起杨柳对我说过，不要小看了每一个角色，纵然是小丫环，李嘉欣照样风情万种。有些情趣。

是一个喜剧，当然是无情人也成为有情人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靠了

精灵的力量。谢幕，相机的闪光在眼前不停地闪亮，在一群不认识的人面前，我微笑着，重复着自己的姓名和院系，觉得头脑很混乱，不过是一个小角色，何至于！

好容易抽身，在洗手间，看到杨柳。我对她说恭喜。

杨柳笑着，带一点艳羨，是居高临下的恭维。她说：“Annie，刚才央视的几个编导说你很有前途，还有几个问我要了你的联系方式。加油。”

前途？我笑。演艺圈吗？冰沁也曾跟我开过这样的玩笑，只是，这样的纷扰，我，不愿意的。

走出洗手间，看到冰沁和余宏相拥而来，这一对璧人，都是高挑的身材，鲜明的五官，只是，余宏的眼神不似冰沁的清冷，他的眼神很温暖，甚至，温暖的有些暧昧。暧昧的笑伴着他走近，他问我：“Annie，和我们一起去 Friday（星期五西餐厅）？”

我摇头，看他们从我身边擦身而过。

喧闹着，人都走了，我回到舞台，舞台上只有我自己。

我穿着仙子的衣服，走在舞台上，却没有仙子的感觉。因为，没有灯光，没有观众，最关键的，是没有感觉。

戏梦人生，剧终人散的时候，有一种繁华落尽的苍茫。

只剩下了时间，依旧在走，依旧是黑。

回到宿舍，把仙子的羽衣放在柜子里，我在床上坐下来，有一点累。于是，我脱了鞋子，翻身上了床，我在床上，抱着自己的小腿，枕着膝盖，缩成了一团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动作，是婴儿在母亲怀里的姿势，真的让人感觉很温暖。

我在脑海里回望我已经走过的 18 年。我习惯在每个年纪的最后一天这样的梳理自己，生日，总是喧闹的，那是别人的；而生日的前一天，总是静谧的，是属于自己的。

我静静的，回忆着曾经的喜怒哀乐。我看到，我的脑海里也有一个舞台，我在那里，哭或者笑，只是，这出剧目，时间长得有点可笑。

我擅长遗忘，但是我的剧目里，却总是有那么一张脸，带一点满不在乎的笑。

*Romantic Fantasy By Shanyu Beauty*





